■責任編輯：賈選凝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4年7月19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駱恆光的山水畫是「寫」出來的

詩書畫論駱恆光

■創作中的駱恆光

駱恆光以詩書見長，卻沒想到，步入駱家客堂，映入眼簾的卻是滿滿一牆的山水畫作。「大家只知道我是書法起家，但在我看來，由於書畫同源，他們是相通的，我的畫就完全得力於書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朱薇 杭州報道
圖：受訪者提供

說起來，駱恆光近年的山水畫很被業界看好。由於他是書法家，所以他的山水畫是「寫」出來的。以牆上一張高4尺、寬8尺的山水畫巨作為例，近看一筆粗一筆細，濃淡相宜，虛實相間，相疊相生。後退幾步再賞，則是遠山筆立，近水逶迤，帆影點點，間或夕陽餘暉。

駱恆光浸淫書卷，善作詩文，題詠風雅，他的畫作上常題着自己作的詩文。「詩書畫印，詩在首位，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駱恆光看來，詩是綜合性的文學修養，結合了美學、哲學，境界最高。再次是書，因為書為意象，抒發情感，有道家「大象無形」的意味。畫則因其具象排在第三位。「以寫的手段表現物象，以詩的想像營造意境，物象因寫而更加生動，意境因詩而更加美好。」

自幼愛書畫 感恩啓蒙師

駱恆光是諸暨人，與王冕、陳老蓮、楊鐵崖同鄉，與王羲之是近鄰。雖不是出生於豪門書香之家，但駱恆光卻與書畫有着不解之緣。「我的父親讀過小學，古文、書法基礎都不錯，經常被鄰居請去寫對聯，我也依樣畫葫蘆，拿小手比畫比畫去臨摹。」

駱恆光的母親女紅了得，繡花功夫遠近聞名，每當要繡一個新圖案，母親就會喊駱恆光來畫花樣。「牡丹玫瑰，鴛鴦戲水，我都信手拈來。」漸漸地，駱恆光的書法繪畫都在鄉里間有了點名氣。

在家中自學自練畢竟還是野路子，真正領駱恆光入門的則是初中時的美術老師斯叔英。「斯老師看我有天賦，就有意培養，經常讓我去辦黑板報，還把我的習作當做示範作品貼在牆上讓同學學習。」

除此之外，由於斯家是當地的書畫世家，一家之中有三人從事畫藝，斯的父親斯道卿還是聞名遐邇的畫蘭名家，家中所藏頗豐。斯叔英特別喜歡這個有天賦又勤奮的學生，幾次把駱恆光帶回家，從床底下搬出兩個樟木箱，裡面都是一卷卷的字畫，有吳昌碩、齊白石的畫，還有沈尹默、何蒙孫的字。

「當時我看什麼都覺得好看，但還不知道好在哪裡。斯老師就一幅一幅地講解什麼是構圖、色調，什麼是鈎錢畫法、沒骨畫法，什麼是中鋒、側鋒，還有方筆圓筆，讓我在無形之中受到了藝術的熏陶。」

■駱恆光的書法作品

■駱恆光的書法作品

陸維釗弟子 詩人畫家

1964年，駱恆光順利考入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在這個藝術的殿堂中，教職員工與學生之比竟然是1.1：1，老師比學生還多！「如今的美術學院，一個書法班就有四五十個學生，老師根本就教不過來。但那時候整個美術學院，學書法的學生加起來還不到四十人，身邊卻是名師輩出，潘天壽、陸維釗、諸樂三等大師都會親自指點學生，讓我們受益良多。」

陸維釗先生曾任王國維的助教，也是杭州大學（原浙江大學）中文系的教授，教先秦文化，詩詞歌賦樣樣精通。駱恆光在學院求學期間，深得陸維釗先生的教導，廣泛閱讀文、史、哲、美多方面的書籍，逐漸掌握了古典詩詞的音韻格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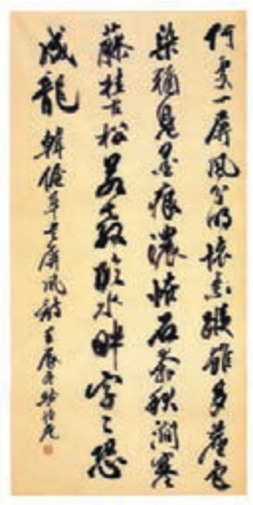
「陸先生教導我，學書畫一定要學詩，要像詩人那樣展開想像的翅膀投入到書畫的創作中去。用詩的手段組織畫面，將詩意美融入構圖，以詩的抒情性化入畫筆，畫面才不會千篇一律，畫中更能虛實相生。」

作為中國畫壇鼎盛人物的陸維釗先生有着舊式文人的品格，為人耿直嚴格，學生畫得不好會當眾斥責，上課遲到則不讓進課堂。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學校停課，陸維釗先生冒險在家中開課，為好學的學生指點，其中就包括了駱恆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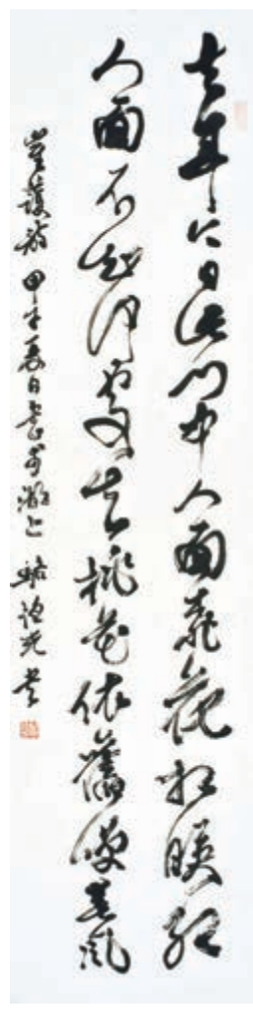
在陸維釗先生的家中，駱恆光虛心請教書法、古文、詩詞格律，先生則常常是邊講邊批改他的「作業」，在贊同的字句下畫圈，在有歧義的字句下打問號，有時還會在眉批的位置上寫下大段的批語。「陸先生讓我一定不可荒廢學業，在他的鼓勵下，我一直堅持創作，寫詩、寫字和畫畫。」駱恆光自幼古文功底了得，在陸維釗的親自栽培和教導下，進入浙江美院的他很快就有了「詩翁」的美譽。出手快，意境好，加上長年勤學苦練，後來以行草聞名於世的駱恆光在詩書畫上自成一體，堪稱畫壇一絕。

與陸維釗先生相比，駱恆光另外一位恩師沙孟海先生則溫和得多，哪怕學生做錯事，他也是笑眯眯的。沙孟海字體雄偉、壯闊、渾厚，大字榜書更是一絕，有人評說「沙翁榜書，書壇獨步」。沙先生對自己的大字榜書，要求極高，八十八歲高齡為杭州靈隱寺重寫《大雄寶殿》巨匾就是明證，重寫的巨匾氣勢更磅礴，筆畫更蒼渾，比前一次寫的又大為改觀。

在沙孟海先生的影響下，駱恆光對榜書的寫法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如今，杭州雷峰塔、蘇東坡紀念館等地都留有駱恆光題寫的匾和碑。



■駱恆光的書法作品



■駱恆光的書法作品

「無論是陸維釗先生、余任天先生，還是沙孟海先生、諸樂三先生，我從他們那裡學到的不只是技藝，更重要的是藝術修養、思維方式、治學經驗和人格魅力。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真誠熱情、循循善誘，提攜後生，不遺餘力。他們的品格將影響我一生。」

著作等身 崇尚書法自然

在美院求學期間，駱恆光還擔任了《工農兵畫報》的美術編輯兼文字編輯，他的同事吳山明、盧坤峰、梁平波、方增光等後來都成了大師。大學畢業後，駱恆光被分配到浙江教育出版社擔任美術編輯。彼時文革剛剛結束，一手好的鋼筆字是人們找工作、找對象的必備法寶，因此鋼筆字帖的市場需求很大。駱恆光組織了一批書法家，製作了《唐詩三百首鋼筆字帖》，印了100多萬冊，仍是供不應求。

文革「掃四舊」之後，人們基於對文化藝術的飢渴爆發出強烈的求知慾望，駱恆光陸陸續續又組織出版了大量圖書。「光我個人從1969年書寫並出版第一本字帖《毛澤東詩詞行書字帖》以來，到2003年退休那年作了統計，共出版各類字帖、圖案集和理論著作56種。」

1999年，駱恆光梳理了在美院讀書時的心得體會，用文言文寫成《駱恆光論書》，對古今書家八十餘人、書法名作六十餘件發佈了評論。而後，駱恆光又發表了《米芾行書技法》、《米芾行書筆法詮釋》等理論著作。

「很多人對米芾有誤解，覺得他的書法多變，很難掌握規律，因此就不去學他的字，甚至還勸旁人也別學，這是典型的因噎廢食。」駱恆光坦言，米芾寫字自然，不做作，非常有「活」氣，學他的字好處很多。「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在駱恆光看來，現在很多書法愛好者都急於求成，不注重理論知識的學習。「書法是一門知行合一的藝術，既要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又要有刻苦的練習精神。」

對於有志於學習書法的學生，駱恆光開出了他的推薦書單，包括米芾的《海岳名言》、孫過庭的《書譜》和姜夔的《續書譜》。「在理論的指導下，書法可以學無止境。」

駱恆光簡介

駱恆光，號翼之，浙江省諸暨市人。浙江教育出版社編審，西泠印社社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曾任浙江省書法家協會第四屆副主席、浙江省書法家協會書法理論委員會主任。現任浙江省書法教育研究會副理事長、浙江省教育廳藝術教育委員會委員、九三學社中央書畫院副院長、浙江省書法家協會顧問。

1969年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長期擔任浙江教育出版社美術、書法編輯工作。曾受陸維釗、沙孟海、諸樂三、余任天等前輩書畫家指導，致力於書畫創作和理論研究。出版有《駱恆光論書》、《行書法圖說》等專著，發表《論「意在筆前」之「意」》、《米芾早晚期書法代表作品考》等書法理論文章。

設計「智」識周2014 國際級大師談（上） 採訪：Jasmine

「舊產品」及「未來產品」間的創新空間

香港設計中心主辦的設計「智」識周 2014 (KODW 2014)，早前已圓滿結束。本屆主題為「設計．服務．將來：零售及款待業的發展機遇」，逾廿位國際級大師六大專題於會議及研討會中演講，再配合互動工作坊，讓參加者掌握全球業界的最新趨勢，建立創意自信及策略性思維，以創新的服務設計佔領先機。

我們從今屆KODW 2014中精選兩位國際級大師Speaker的創意論點，與讀者共同分享。 今次首先帶來的是美國伊利諾伊州理工學院副教授Anijo Mathew，他將在此為我們詳細談談他對「舊產品」及「未來產品」間的創新空間的看法。

您認為舊產品及未來產品之間存在創新空間，可以具體談談這空間的含義嗎？

Anijo：工業革命給予我們「如何創造」新產品的知識與啟發。自從工業革命，組織科技、生產過程與商業策略方面的知識都在逐漸增長。以至於今天，我們已經頗能掌握創造新產品的竅訣。不過，在組織技巧增長的同時，我們對於用家的需要卻了解得愈來愈少。從本質上來說，我們失去了與最終客戶的聯繫。因此，我們知道如何去創造產品，卻不知道該創造什麼產品。在伊利諾理工學院設計研究所中，我們喚這作「創作距離」。如果問一些標誌性企業的領袖，他們一定會回答他們能夠替市場創造最大、最快、最好的產品，但事實上，他們根本不知道該製造什麼東西，於是他們什麼都造，結果大大增加了市場的產品數量。雖然用家多了選擇，結果卻造就了Barry Schwartz所言的「無從選擇」。

將來要做的很簡單——我們需明白用家的需要，提供他們想要的產品，而非我們製造的產品。以人為本就是我們的未來。

怎樣的創新概念才是可取與可行的？

Anijo：我們該如何達致以人為本的創作呢？平台思維是其中一個方法。利用平台思維，企業不單只製造產品，而是建造一個平台讓用家去創造他們的體驗。這樣，企業就能夠以人為本，而非一次性地單一回應市場上所有用家的需要。企業應該為用家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讓他們可以為自己創造產品，以及建立一種經濟模式，使用戶和企業都能夠茁壯成長。不過，很多企業對於這種做法有點猶豫，因為這代表着他們需要放棄原來屬於他們的產品意念。

事實上，近來我們觀察到願意採取平台方式運作的企業比不願意的發展得更加成功。一如往常，Apple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透過開發iTunes平台，他們容許用家為自己創造應用程式。時至今日，此等應用程式存在的原因是一旦有需要，就會有其他人去創造一個合乎該需要的應用程式，就算沒有，他們亦可以自己動手去製造。而平台是開放及容易進入的，你只需要學習正確的語言及網路協議就可以使用了。

可以結合您個人的工作經歷談談舊與新產品的轉換嗎？

Anijo：我大部分的工作是與大城市和城市組織試圖去理解和尋找合適的平台思維，也許是為了城市設計、規劃和地方建設，而最常見的則是為了旅遊業。城市伴隨而來的問題是改變緩慢，很多時需要100年以上才可以看到城市的轉變，尤其是一些具標誌性的城市。這意味着我們經常需要為現有的建設注入平台創意思維，很困難卻刺激，因為我們需要處理前人已經加以設計過的「編碼」（樓宇、街道、傢具、交通系統、組織與政治地窖），使它們能夠跟上現代的科技與基礎設施。

最近我大部分的工作都在於如何讓城市在旅遊業上採用新科技與平台思維。我們的工作包含幾個層面——在街道層面，我們建設互動廣場，讓旅客與本地人可以一同體驗都市；在基建層面，我們在機場與交通系統上注入更多以人為本的創意；最後來到城市規劃層面，我們為城市建立更多模式，從而利用科技去幫助旅客。